

為掉尾之求譖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
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起日志在逃秦
入境遂禰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昭泉思范唯
范蠡昔當家故事登潤甫行貴妃制曰閔唯
無險諛私謂之心鷄鳴之恩賢妃有警戒相
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
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
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
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慶若平生

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人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十歲春八十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除少宰秦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
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以邊
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
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
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曰以擅發
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
既安劉氏理知是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

至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簡韶九
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其見宮室
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
和州既陞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樹
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
發上供餼米受旨推寃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
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
計汪彥章作靖康冊 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
去武之中興獻公之手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
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十內稱臣及聖廟不舉覺坐羅

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諄理而徐邈天酒
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
禽而去而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
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
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
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
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知微
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將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
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

犯斗以空還揚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
楊氏者四世近椿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揚震子秉東
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
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
相王訥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
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
年左轄頗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
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嘗

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芳庶
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
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儼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
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借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
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幾而實不然罷相
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稽會之
章遽叨進用擬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
之年八十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
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
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
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昭章於庶證正用詩危
鷺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
範庶徵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
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
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
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柔辭云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
郊赦文曰

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

藝祖本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地設
位而聖人成能既撲緼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
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
雪之異殆成識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
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跡

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授亟下居
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乎
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
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
詳味詞理耳予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陰陽而
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
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
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
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
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

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
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
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睨曰
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
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
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脩塞兩縣
决壞渠爲田樊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破誰云兩黃鸞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行去
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卻破童
謠云反乎覆敗當復誰云者兩黃鸞等語也劉共庸自

澤帥險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趨長沙之召既
選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

哲宗實訓轉官曰念疊姪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
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實訓百
卷也管籥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難而行惟
難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以
顯仁皇右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膺順變期可
己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
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特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育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
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泐水之動闔士倍於晉師可決韓
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
思漢之忠漢湯后東征必慰戴高之望又曰侯王寧有
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
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輔而厥右惟明黼坐端臨五帝
神聖而其臣莫及脩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
光啓中興迷六龍御天以來武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永言覆燠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
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有罪在法當原如

日月之食而又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
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也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
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意廣
平關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
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鶴巴詞曰隋會在秦
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魏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
官制曰李廣數奇張恨封侯之相孟明一青終酬拜賜
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
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
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遷德裕

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考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
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武之門竟失戍
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
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
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滄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
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
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志設象尊犧
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鱸羊空存殊乖
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考靈之游具嚴渙
命驅厲鬼芍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擁叢民封侯詞

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惟白帝公孫之盛於我
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
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
止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虞定和議
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
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於晉曰魏方開
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
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
人者侔於天六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
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
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樊
論吳捷詔曰閩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堂閒館
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
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
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太宗之立柱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詔謀
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
三日以往爲霖憂端未賞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
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

運夙愧未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未親等級敢比有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常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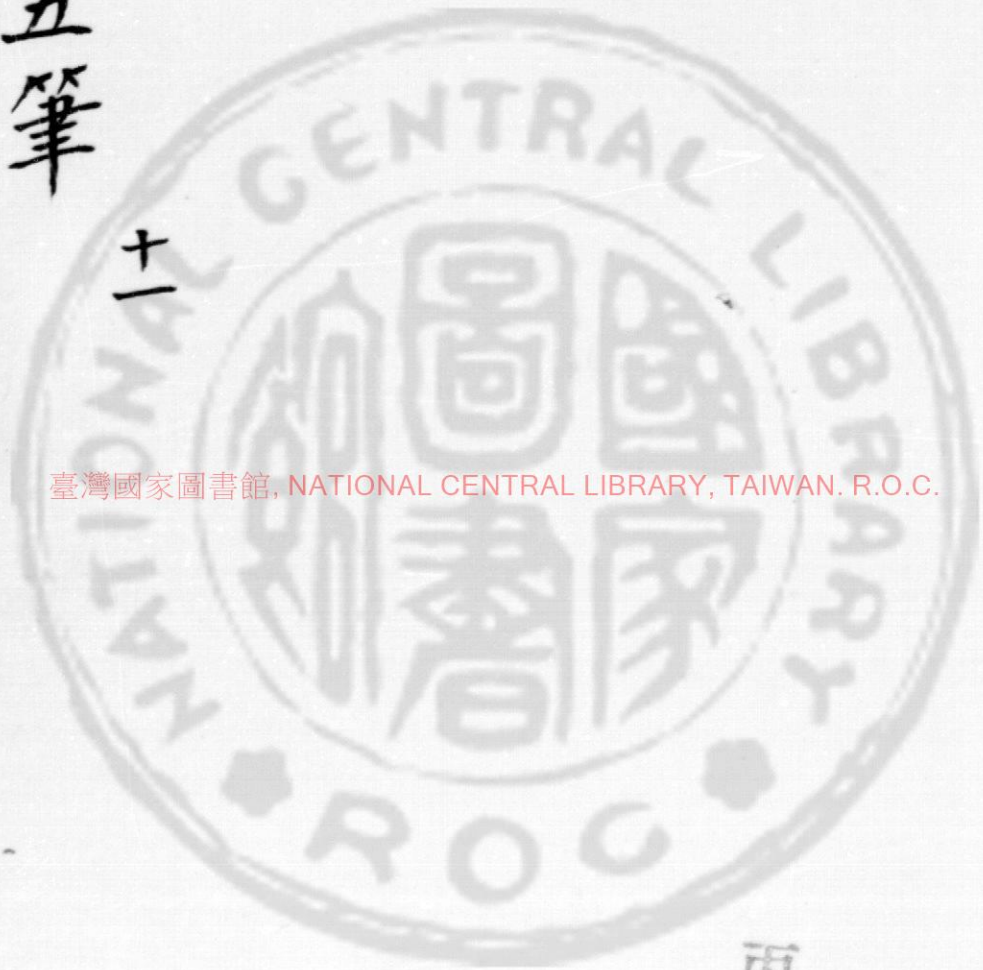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絨題其間標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貞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溥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和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

不及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醜麗開遠之外文句竊窳悽惻此項來所不著者又却等但吟誦數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誦不足崇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賞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自稱也

容齋五筆

十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三筆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駸自參知政事陳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共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

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但王安石意在抑考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容齋三筆卷第九十六則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文近
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
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
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乃只
為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
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
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
則民以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
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叙云余
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
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
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
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
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
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
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
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
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誥謂之以為

無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爲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

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譽地道在晉天福中爲上
相詔賜生日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
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不可相而
善工亦失之

鈷鋤滄浪

柳子厚鈷鋤西潭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
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
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
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無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
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

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
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
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廝蔽于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
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
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償直
數百萬矣但鈷鋤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
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
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闕曹之故尤爲不謹舊法大

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
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
贈父至以師止秦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
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
不應但許以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
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
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裴亦不過朝大夫
耳况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
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
為侍從了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
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止法今一封
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
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
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
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
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
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

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
初不異往者丞相亦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今自
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
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埋爲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備以
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
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默檢蓋謂其必大
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
壽皇聖帝以後至於紹熙五年枚數之爲學士者九人

仲允文安公史魏公伯允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
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允史劉王周皆擢執
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
爲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備謝昌國
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郎
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毋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
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劫嘉又名孺媪姓王氏唐
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毋温氏是時打得

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中分明作温云毋温氏與
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詞反覆深歎古人未間聊
記異見予切謂因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
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
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爲温者不一也唐小
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
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云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車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
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
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
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
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
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
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
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
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
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
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

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
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鏞而
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
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
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
科表白科聲贊科焚脩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
五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
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

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
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
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
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
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
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
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炎漢曆之
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為盛唐國家當五季

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
案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在田並許人請射承佃
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隋舊
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
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
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闕為獨
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入詐稱逃戶
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少有不舉徃徃寘之
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
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
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祈奉璘
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
員外郎陳湜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
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脩永福殿而役夫有
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
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

防禦使張頌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仗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爲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唱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道群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爲已識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唱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魏魏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開眼躋攀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墜行極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

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
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渴來共一尊似爲天
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
聯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
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
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善陵雲榜華顛踞高層句格超
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
其半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子爲序時予在
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
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祀地君來覓紙題

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
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黠晦叔嘗除勅令所剛定官紹興十九年爲福
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
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人聲不
到耳一闌十日豈天錫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
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往鷄聲忽
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
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

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
閒。數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頗
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
華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
更將癡笑群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
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烏
說萬事捻如此。缺而急須了却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
幾。缺三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
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
凶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

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足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
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
子自福洋滿歸晦叔。以一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
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
來於世兩相聞。閑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
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之相從驚
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村盡醉清
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
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堂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
焉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
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論凡九種以四題
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事時為題每
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
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歷一科遂
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

銘日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曰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中謙趙大古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剗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晝時旋令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

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絀絀絹布綾羅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絀絀只要夾密停勻不定介兩其納官絀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介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爲歐陽公五代史記所不嘗然輕賦一事實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立園可變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

欽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
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
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
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為月董仲
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
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
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
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
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
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
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
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
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
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
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
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

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爲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

乃罷去然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子案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
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
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
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湏眡葛藟齋臯釁果蚪網箴等
字無經皆不然今人之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
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為祐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
法佑字無在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為觀名去人
恐不可後以有旨特許之

鄂州興唐寺鐘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
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
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陳知新一曰錄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
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天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
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
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社
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謂建國之
後改文散諸大夫為大鄉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更可
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曠義

三年鑿皆刺史呂師達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畧而不書予又按揚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存將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補衡輕曹操

孔融薦補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雪疾惡若讎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故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

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權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後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

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夷焉比翼於衆禽
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
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矣遭時以峻嶮豈言
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
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其盡辭以効愚
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
觀一楯衝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
超群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擊鶚啄孤鳳千春傷
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爲相密與

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
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歡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
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
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
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幃御榻後出一紙錄唐
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燧言歡
令

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
頂事密遞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
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
臣相聞知惟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
文書傳達今則不可歇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
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
畏漏泄如此其詳見於所
說見開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
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
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肯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
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
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
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擊絕於高墜

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
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
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參侯孔臧十
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
疑即是已然所謂叢二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
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
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畧無楚漢
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
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
一篇顯爲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
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爲之辭而鄭箋爲甚其釋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
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
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
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於牀
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
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
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爲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世位文選用其號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誠然予切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豈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劇務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係折有奇味大畧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焉幽意要似襄海繼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偏復憶一事尤爲可疑經與二十八年鄭杞教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贈少師乞加贈

司封以資政殿學士餘氏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
加贈猶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魏國夫人蓋權
公雖善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應授二代故
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
保加為官傳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
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
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
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
至極品於是以祖為言遂復贈太傅命詞始會殊非端
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畧與今所言同雖至四月
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據此則辰
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
昴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
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梓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書爲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



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坊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
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
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
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畧云結髮空百戰
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及峰則路君之賢而
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
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

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懦觀望宜及士民
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
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
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
感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
兵為霄壤不作矣然班史畧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
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藩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

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於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饒惟官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款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點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

太祖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

太宗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
高宗諱內从勻从口者亦然
真宗諱从小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畫則爲恒遂并
恒字不敢用而易爲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
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
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
制贈光祿卿丞相願款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
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秘書監贈太中

大夫必爲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愿爲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
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爲臨安通判府
中亦稱爲通議而處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秦穆公
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柝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
力阿史那杜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
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
之否則爲郭藥師矣僕使中國英僑翻致力於異域忌

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鄉以爲難
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
建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
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
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
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玩山川
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石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
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
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鷓鴣詩卒章曰好著金

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
恥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搃之於通
衢三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
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
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
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
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
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

萬。敗鱗風卷蒲天飛。五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記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曳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晝日不過行二三十里。

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官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爲脩宮使。凡役二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歧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鼎吉之椽。栴櫨。温台。衡吉之檣。永澧處之椶。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班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卯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虢州之鈿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衡州之白堊。郢州之蚌粉。兗澤之墨。歸歛之漆。棊

燕與國之鐵其木石皆遺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
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鑄造金薄鐵錢以給用凡東西
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
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十年天
火一夕焚燕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
黠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
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
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
沈括筆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
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
外他可知矣

歲月口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
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
甲歲雄也畢月雄也辰月雌也大凶以十干為歲陽故
謂之惟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
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即顓傳引易
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
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

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

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僮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歎碁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主命火謂熒惑也第四主煞土謂鎮星也第五主

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顯顯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爲陳

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

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義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越

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
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
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
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
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
公皆釋為遂至於潰茂則以為潰當作彙彙茂貌也
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書忌

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運每至一宮則二歲四
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
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
帝君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來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
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
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其居久其國福月其居易也輕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
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從
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叙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史倚相羨衛武公事荅李琮書引李固論發矢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濟語曰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傳引慕容紹宗李勣事魏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引唐

兩莫愁

莫愁者鄆州石城人今鄆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

十六生兒似阿侯
盧家蘭室柱爲梁
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挂鏡爛生光
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
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
盧氏之盛如此
所云不早嫁東家王
近世周義成樂府西河一闕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
會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
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
繡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
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

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
來如鷁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
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於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
記波爲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侯兵執役者見
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
何即命具食拉坡借住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
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
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死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